

→→我也是活生生的人呀，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性格，他这么做，难道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吗？把我当成什么了？！

【过去时】

●我是一个正宗的湘妹子，家就在常德市郊太阳山脚下。小的时候常常到山上疯跑，家里人和小伙伴们都叫我“疯丫头”，但长大后觉得这个称呼不好听，就自诩为“大山的女儿”。作为它的女儿，自然处处向这大山看齐，所以我的性格有点像男人的个性：率直，不拘小节，大大咧咧。

我高中时的初恋对象就是已成过去时的男友天浩了。当时我和天浩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我俩可以算是一起长大，从小就是邻居，小学初中也是校友。他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人又长得高高瘦瘦，挺精神的样子，很有几分玉树临风的气质，更令女同学侧目的是：他一个男生竟然长着一双像男演员胡歌似的桃花眼，勾得这些花痴女生像飞蛾扑火般的前赴后继。

升入高二年级后，天浩经过仔细筛选后，先后挑选了其中的两名女孩尝试着交往，但当时不知怎么都无疾而终。大概那时的两段感情经历给他的打击挺大的，当时的他一下子不修边幅，变得有些愤世嫉俗了，而且本来不错的成绩下滑得很厉害，尤其是他的数学成绩一滑到底，一下子成了班级倒数几名。

身为数学课代表，又是他的邻居兼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责无旁贷地想帮帮他的数学，拉他一把。因此，每天我自愿辅导他数学两小时，有时在他家，有时在我家，反正我们两家住在同一楼的同一门洞里，我家住三楼，他家住四楼，来往很方便。

经过一学期的辅导，他的数学成绩慢慢上来了，我俩也渐渐有了默契。当时正值青春期，本就属于异性相吸的年龄，再加上我俩对对方一直抱有好感，经过这般耳鬓厮磨的每天接触，到高三那年，天浩在一次我俩独处时竟然向我率先表白了。其实他从小就很喜欢和我玩，他小时候个子小，性格也比较柔弱，一直把我当他的“大姐大”，一旦自己有什么挨欺负的事就喜欢找我出头。长大后，他尤其喜欢我个性张扬、大大咧咧的性格，一直把我当做好兄弟的。

这事说来也怪，一进入高中后，我们的关系反而变疏远了，也许是长大后，男女授受不亲吧，无形地拉开了彼此的距离。但是经过这一个学期的数学单独辅导，再加上这个阶段正处于他人生的低谷，而我看到他的颓废又激发了女人特有的母性，使得各自的心迅速地接近了。他这一主动表白，我倒是不像其他女孩那样扭扭捏捏，没出三天就坦然接受了。反正我从小就爱护他、在意他，他做自己的男朋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答应做他女朋友的决定让他很是高兴，于是我们就在学校和双方家长的眼皮下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地下情”。

●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恋情肯定要影响学习成绩的。结果我俩高考成绩都不理想，本来能考上重点本科的我勉强考上了一所本地的大专，他则更惨，只考上了一所本地的职业学校。不过，这成绩虽然使双方的父母失望不已，但对我俩这对难分难舍的小情侣来说，这样的结果不错，至少我们没分隔太远，都还在常德市。

高考结束后，我们再没什么顾忌，光明正大、成双成对地高调处起了朋友。天浩的父母当然乐得合不拢嘴，毕竟我是在他们眼中长大的，跟亲闺女一样，但我妈有些不同意，曾特意私下和我谈了一次，她主要担心我俩学历不匹配，女高男低，他毕业后肯定是工人，以后我会不甘心，受委屈。我则当场表态，不会的，我相信天浩是会好好待我的！

于是，彼此怀着对爱情的甜蜜和憧憬，我们双双步入了各自的校园。虽然我俩的学校距离很远，一个在市里的东北角，一个是西南面，坐公交车要倒两部车，一个半小时才能到。但天浩总是每周都过来看我，风雨无阻，我也偶尔到他的学校去看他。

常言道：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句话用在别人身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管用，但用在自己身上是有依据的。以前在高中时自己从来没精心打扮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丫头”，其实自己长得一点不难看。这不，经过上大学后稍微化了一些淡妆，一不小心成了大学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有好事者称我是系花，也有一些爱慕的男生通过各种途径示爱。

因为是我们校园的“熟客”，天浩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因此他开始高调地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尤其喜欢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对我的亲昵行为，比如他会搞突然袭击，突然出现在教学楼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冒然地上前拥抱、亲吻，不管别人和我的目光；再比如他会在深夜我就要睡觉时突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女生宿舍门口，拜托宿管阿姨喊我下楼，只为接受他那些有些枯萎的玫瑰花。

他这些充满孩子气的举动在向旁人宣布对我的所有权，一次两次我可以接受，但接二连三的这种行为，就连我这种大大咧咧性格的人也接受不了了。我也是活生生的人呀，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性格，他这么做，难道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吗？把我当成什么了？！

当这种行为再一次出现时，我同寝室的好姐妹小卉也曾替我鸣不平：你男朋友天浩的行为怎么这么幼稚呀？学历我就不说了，他除了长得不错外，我怎么觉得他完全配不上你呀……其他同学的风言风语也陆陆续续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为此我和天浩大吵一架，弄得很不愉快，当我质问他时，他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甚至用一些过分的语言攻击我：我这不是因为在乎你嘛！我当众对你好怎么啦？你是我的女朋友，不行呀？我这样做就是让那些对你有龌龊想法的男人死心，你不就是一个区区的大专生嘛，也没啥了不起？你难道不知道你经常穿这么短的裙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会招蜂引蝶吗？！可能你自己也很愿意让这些无聊的男生围着你转吧？

我一下子呆住了，想不到自己一向喜欢的天浩竟然这么恶毒和粗俗，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一下子就哭着跑开了。这是我和他谈朋友以来第一次最激烈的吵架，天浩当时言语中对我的不信任和恶毒的攻击至今仍深深戳痛了我。不错，我个性直爽、有些粗枝大叶，但不等于自己在意的男人对我人格的污蔑！

从那以后，我俩冷战了一个多月，从那次以后天浩大概也认识到那

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组合II

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



口述/颖婷 文字整理/飞侠

告别令人窒息的初恋

天他的话太重，深深伤害了我，这期间也曾过来找过我两次。面对他没有诚意的道歉，我硬起心肠不理他。第三次他来时，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故意搞笑地穿起了一身破衣烂衫，险些门卫不让他进。天浩穿着街头乞丐常穿的一身行头走在校园里的确非常拉风，引得众人指指点点。到我教室的门口，一见到我后竟拜倒在地，又抽出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几根破旧木棍插在自己背上，作负荆请罪状，并且诚恳地向我道歉，就差声泪俱下了。忍俊不禁的我其实早就原谅他了，于是我俩和好如初。

但好景不长，天浩也许是在和我一起潜意识自卑、而在现实中偏要表现出自己强硬主导一面的缘故，渐渐地，我发现他时不时就会犯刚愎自用的毛病，对我更是颐指气使，像看守犯人一般，看我看得特别紧。以为我已经是他女朋友了，是他的私有财产。

我每次到职校看他时，他觉得我非常“拿得出手”：要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总是拉着我在公共场合闲逛，生怕别人看不到，还会跟熟悉的同学主动搭讪介绍我，弄得我很不自在。

●后来发生的事则更加让人难以容忍了。有一天下午，我俩去校园长凳上休息，一个男同学路过时不禁多看了我几眼，谁知他非常不高兴，上去就骂起来，险些引发冲突，幸亏那个男生胆子比较小，反驳两句后就匆匆离开。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多起，他经常为我与他人发生口角，也曾打架，弄得我们彼此很不愉快。

事后每当看到天浩愤愤不平的样子，我很心疼，可没等自己劝他几句，他却发火了：“这不都因为你吗？！早跟你说过多次了，拜托你以后别穿得这么勾人行吗？！你是学生，用不着化妆，可是你就是不听……”他这人就是这样：长期狭隘的环境和自卑的心理使他夜郎自大又敏感多疑。他有时很孩子气，这时我得像大姐那样耐心地哄他开心；他有时更像一个火药桶，假如你一不小心就不知道触犯他敏感脆弱的神经，彼此就会炸得粉身碎骨。

天浩不仅粗暴地干涉我的思想行动，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他疑神疑鬼到了极点，害得班级里其他男性同学都不敢和我搭讪。我是班级的团支书，哪怕有男同学和我有正常的班级事务工作，如果无意给天浩发现了，事后他就会疑神疑鬼，大加怀疑，我怎么解释也没用。

我们经常为一些小事吵架，天浩看我看得很紧，希望我随时向他汇报我的动态。在所有人眼中，我本来是个很阳光、很善良、脾气和性格很大的女孩，可是他却老是质疑我，担心我以后会对不起他，担心我出轨，这令我非常反感，以至于后来自己脾气也变得不好，动辄脾气就会不知不觉上来。我俩闹完别扭后，彼此就会相对无言。当初我俩谈恋爱时感觉很自然很舒服，可是自从上大学后，相处下来慢慢地发现已经没有共同语言。那段时间自己也常常反思：这种冷战状况是不是双方没有共同语言了，还是自己不能忍受他的缺点？再就是自己已经不够爱他了。

到后来我俩已经毕业工作了，不出意外，天浩到了一个集体工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而我毕业后到一家公司做起了一名白领。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我不顾好友小卉的苦心劝告，一时心软，和他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同居了，哪知道这是我噩梦的开始。

由于我们朝夕相处在一起，这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监管”。面对我俩这种职业和收入上的反差，他越来越爱怀疑我了，生怕我白天和男同事有苟且的行为，每周都有好几个晚上要连续盘问我至少半个钟头，有时候喝完酒脾气一上来还会对我拳打脚踢，那段时间，我身体和精神上伤痕累累，我常常想跟他分手算了，可是一想起过去我俩那些甜蜜相爱的日子，又下不了狠心。

我和他就这样别别扭扭地相处了4年多，坦白说我真的好累，也很痛苦。当爱带来伤害，勉强维持有什么意义？！想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当我俩再一次吵架又长达两周的冷战后，我郑重向他提出了分手。这一次提分手前我是下了决心的，无论他如何花言巧语或者深深忏悔，自己也会硬下心肠绝不松口！那天他一看我态度坚决，丝毫没有回旋余地，竟疯狂地拿起菜刀自残了，把自己的胳膊划出了好深的伤口，把我当时吓坏了，上来夺下刀，立刻拨打了120，又仔细查看，幸好没割到主动脉，赶快找纱布包扎，捡了一条命。从那以后，我真的对他没有办法了，和他在一起时畏惧痛苦，想提出分手，我又怕他自己做傻事。我真的好烦，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想想天浩也是个可怜人，他还是很爱很爱我的，但他这种畸形的爱，使我透不过气来。

●这样窒息压抑的日子又进行了半年多，也就是我俩相恋正好5年，我终于下了决心，必须自己要改变了，假如我和天浩以后的日子就这样别别扭扭勉强生活在一块，要么他成为暴君，要么他会自残而死，要么我会压抑发疯一辈子。

既然再惹不起天浩，那我还是躲得起吧！于是，一个逃脱计划就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次趁他和工友在外面喝酒彻夜未归的机会，我马不停蹄地在公司里办了辞职手续，收拾好个人衣物，连夜赶回父母家，跟他们谈了我与天浩发生的一切，说出自己的打算后，又交代他们：为避免天浩像过去那样死缠不休，等他来找我父母时，就说他俩也没见过我，我干脆没有回家。我还希望父母早日搬家，免得以后天浩再来纠缠。

第二天早晨，我上了去上海的列车。等他当天晚上回家，已经人去屋空了。

【现在时】

颖婷一直在上海独自奋斗。刚开始尽管条件很苦，但她还是喜欢这给她带来自由的城市，后来她经过自己的努力，日子变得好了起来。一次她给自己父母的电话中得知：刚开始天浩找她快找疯了，还不止一次到家里来找她的线索，幸好父母坚持说不知道她的联系方式。到后来听说天浩处了一个女朋友，而去年颖婷也寻觅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那个人是她的同事。